

抗戰集之四
小說

趙志銘



上虞縣抗日自衛會文化委員會發行

85
95

857.63
953

目次

巧生(一).....		一七
巧生(二).....		八一
瘋狂的人.....		三一九
還鄉.....		二〇二九
難婦(一).....		三〇一三五
難婦(二).....		三六十四二



3 0538 6169 0

807121

巧生(一)

準備下山去安息的太陽，慢慢地爬過屋脊，爬過那屋旁的一株低矮的橘樹，在小山上，不久會陷入這山頂裏去似的。那橘樹的蔭兒，逐漸伸長，不動地躺在他家門前的曠場上，栗殼色的母雞，領着牠的孩子們從橘樹那旁的菜園子裏出來，孩子們款款地進窩去。

小寶在屋前曠場的左角上的稻葉蔭腳裏，捧着阿花(狗名)的孩子玩。小寶是巧生的姑母的孩子，今天剛從上海逃來的。他玩着，他是多麼的天真和幸福呀！他抱着牠，用草繩吊牠的項頸，獨個子不厭的玩着。他生在大都會的下層社會，現在他第一次到這鄉村裏。他在充滿着大自然的美景和樂趣的小小村落裏，更可看出他的天真和活潑！在這時候，他的靈魂上是充滿着人生的樂趣，他那逃亡的淒楚，顯然的，不會留下半點痕跡！

坐在門側竹椅上的天生，——巧生的哥哥——是個令人討厭的男子，土黑的肌膚上，浮上一層厚厚的油膩，長髮、眼瞇，又配合着那刮刀布似的外衣。是沒有人去和他親近，就是他的親生媽媽吧，見他也是不大高興的！他毫無感覺坐在那兒，聽那堂上坐着的，從大都會裏跑出來的姑母的講述。

巧生的母親很懇懇的招待她的客人，那位新來的客人，在她鄉下人的眼光裏看來，真



是個活觀音！她生活在大都會裏，享受到近代物質上的文明。巧生的母親羨慕她的生活，常常說她在前世做過天大的好事。所以她到她家裏來，總要殺幾隻雞請請她，巧生的母親，在過去吃到或用她姑母送來的物事的時候，她總要很驕傲的對隣舍的人大吹大擂。今天呢，當然又有許多珍貴物事送給她的，所以她忙着端茶、備飯，在廚房裏進進出出，差不多沒有對姑母談天的工夫。

當她第三次拿茶壺替她姑母增茶的時候，她姑母突然問她：

『巧生呢？』

她便止住了脚步，眉毛緊皺，她那傷心欲泣的情緒，由她的內心通過神經末梢，一霎時跳到她的臉上，不高興地對她說：

『他快要被抽去當兵，天天在怨恨着對自己苦惱着時常躺在牀上，不吃飯，不工作，老是唉聲嘆氣！願餓死在牀上似的。今天是第一次到販裏去，快要回來了吧。』

『爲啥？』

『幾天前，我們鄉裏抽壯丁。×鄉長對我們說：這是上面政府的命令，抽着的壯丁依次後要抽送去當兵，他抽着第一號，老祖宗不靈顯，要沒有藥飯吃哩！』

全室空氣驟然緊張過來，連坐在門旁的瞎子哥哥，也不自然的低下頭去。

日已西沉，暮氣已伸展到他的村落裏，莊上一切的瓦屋、茅舍、草堆，以及造物者點

綴着的樹木竹林，它們在這時都已罩上一層薄紗，只見他們的輪廓，却不能再見它們的真面目。

房子裏已點上一星燈火，慘淡得很！巧生便在這時回來了。

『巧生，你這麼晚才回來嗎？』

『姑母，你來了嗎？怎麼不早寫信來通知我呢！』

巧生的媽媽已在桌上端正了菜飯，大家坐起來便開始進餐了。巧生把請客的菜蔬看了一下，然後他慢慢移動他的目光，向桌旁的人巡視了一回，說道：

『姍妹不來嗎？』

姍姑娘是他的未婚妻，當然是他注意的一個人，況且他們都是到結婚年齡的。小時候他們天天在一起的，大家相親相愛，在一塊兒快活的消磨着幸福的童年。她十五歲時候，她是被她的母親帶到上海去，這便是他們訂婚的一年。從這次分別以後，她會到他家來過一次，是同她母親一道來的，那時相見的親暱，更勝過童年的回憶！今天不見她，無疑地，他生出一種不堪形容的鬱悶！

『她已——』

『已怎麼呀？』巧生着急又感不安的問。

『她已被日本兵殺死了。』

她回答着，眼眶已潤出淚來！接着又說下去：

『我們住在楊樹浦，那裏是淪陷區，我們因為經濟的關係，只得冒險到那兒去。我明知這是羊落虎口，可是金錢的鞭子，逼着我一家人不得不到那兒去。』

『在某一個晚上，真不幸！我們正準備上牀去，突然有七八個日本兵闖進來，惡狠狠把我逐出門外。然後便開始姦淫阿嫻了。我在外面只聽得「啊唷」「哈哈」的嘈雜聲，這時我心中彷彿利刀痛刺着，身上陡然起了劇烈的戰慄！這裏因為倭寇的殘忍慘毒的緣故，居民稀少，呼籲無門，我只得在外哭泣，咒詛！』

『「啊唷」！是阿嫻無抵抗的喘息聲，我聽了彷彿是一枚枚無情劍，一聲便是一劍，這麼陸續痛刺着我的心！她的喘息聲，終於由強烈而逐漸低沉下去。我知道她已到不可支持的時候了，那般獸性的小黃八蛋還輪流着：一、二、三、四……絡繹不斷的淫污着她，到她垂死的時候，他們還是嘻嘻哈哈的，殘忍的，盡他們的樂趣！直到他身死後，他才開門闖出去。』

可憐的人呵，她的手足被綁着，全身僵硬，血淋淋的，怪慘慘！』

微風從大門裏注入，打着煤油燈，灼灼的透着火燄。全室黝黑，死靜！彷彿鬼域一般。巧生、姑母、媽媽及其他一切的人，個個不期然的趨於沉默，面面相覷！小鼠在門角落裏蠢動「索索」之聲，可以清晰聽到。

小寶年幼，膽怯，況且是眼見着他的姊姊發狂獸似的東洋兵輪流着姦淫，直到他姊姊發出最後一聲喘息聲爲止。一舉一動，慘極！是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他被他媽媽的話所打動，畏縮着，疾叫起來：

『媽媽，嚇死我了！不要講，嚇壞了。』

巧生的姑母，勉強抑制着淒惻隱痛的情緒，不願在許多人面前流露出來。她拍着他說道：

『小寶，乖！不要哭，這裏是舅舅家裏。別害怕！乖乖的吃飯吧！』

孩子的哭聲，震破了室中的寂寞。巧生的媽媽聽了她媳婦的死耗，當然非常憤慨！不快活！但因為在招待客人，只得勉強露着苦笑，遜着，拊着，這餐席上的上菜，請姑母囉，小寶外甥囉，處處顯得她的慇懃。

『巧生替姑母添飯呀！』

有這麼非常的事，在打擊着不常的巧生，他媽媽的呼喚聲，巧生當是不會聽到的，他是被姊妹——未婚妻——的死苦惱着了！他覺得自己的前途是黑暗，絕望了，對於他與她往日的甜蜜，今天是作最後一次的回憶和體會了。

一個月夜吧，是他訂婚後第一次到他家來的某一個晚上，也就是她生命上最後一次到他家來的倒個晚上，他們坐在門前，她和他談些大都會的熱鬧，她的生活狀況。他們倆

的變靈火鍊，在這時由兩道平行的白光閃耀着，蓬勃着！巧生快活的這樣自慰：『在不久的將來，他是可與美麗的娜美交換更深層的愛；——肉體！——願我我，可以很幸福的生活着。』

現在她已死了，這些彷彿是水滴的泡影，彷彿被微風吹散了的輕烟，再沒有復現重聚的機會了。是怎樣的使他心痛呵！他坐着，呆若木鷄，呆吃不動；剎那間那把這事深深地看着他的姑母了！——為什麼不早帶他的妻子到他家來呢？

『巧生替姑母添飯呀！』娜美不耐煩的厲聲而說。

他替姑母去添飯，瞥見在姑母後面站着二位憔悴的哭傷着臉的孀妹，必然的；他是神經麻木了，這是模糊中的幻影！他走近姑母身旁，却看不見什麼，便喃喃胡說！

『可憐的人呵！親愛的人呵！你安睡着吧；我替你護體。』

巧生站起身來慨然說道：

『我願去當兵；我已前都錯誤的；我去，我去替孀妹復仇；我去替羣難的同胞復仇！』

『你不要發孩子氣，上夷藥便是死，叫老人家將來去靠誰呢？』

『媽媽你要變得潑潑一點，我去當兵，便是爲了你呢！假使鬼子們到了我們的家鄉，把你捉去殺。那時我怎能來救你呢？現在我趕早去和他們拚你死我活，打退他們，你才』

是安妥極穩可以生活嗎！」

抗戰集之二小說

巧生(二)

巧生畢竟成爲一個有名的槍手，當一個游擊兵，在××城大顯神威。

黃昏的微光，漸漸消失於黑暗之中了。××城爲黑暗所包圍，祇有些朦朧的月光，穿過棉絮似的雲朵，射出光來。它好像天曉時的那種淡白的光綫，照在街上和密簇簇的街房和住屋，也照在巧生的頭上。全城被敵方的重炮所包圍，轟然不歇！城的各處，機關槍和來福槍，一噼噼啪啪一衝破這黑夜的寂靜，忽疏，忽密地，彷彿許多狂犬在幽靜的農場上狂吠。——我威武神奇的勇士，在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拚你殺我活。

巧生伏在一個近東門的屋頂上，在伺探他的敵人。他身旁放着他的來福槍。肩上掛着一副望遠鏡，他的臉色烏黑。瘦削而且勞苦的！他的眼睛透出兩道嚴冷的光芒，一個不怕死的人的眼睛。

他像餓死鬼般的正吃着仙米，從乾糧袋裏一把一把的掏出來往嘴裏送。他從早上起來，還有吃過東西，他很興奮不願多吃。便息了一下，這是他的習慣：進食後，定要抽一下煙。在這時，他自己打算着要不要冒險抽一支煙，這是很危險的，吸煙的火光，在黑夜中容易看見，容易做敵人的目標，可是他決定冒一冒險了。

一支捲煙挾在他嘴唇裏，擦的引着了自來火，急急地吸了一口，把火熄滅，差不多立

刻，一粒子彈射過來。碰到這屋頂，便落下去。好險啊，他再吸了一口，便把捲煙弄滅了，於是他低低的咒詛着，向左邊爬去。

他謹慎的站起身來，窺視那邊有一個火光，一粒子彈呼的一聲飛過他的頭頂。他立刻蹲下去。這火光是街對面射過來的，他也瞄準着還擊了一下。

不久，一輛鐵甲車開過來，向這街慢慢地駛來，牠停住了，停在街那面，離他五十碼遠的地方。他聽到那鐵甲車緩慢的喘息聲，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這是一輛敵人的鐵甲車啊！他想開鎗，但是他知道這是沒有用的，他的子彈不能穿進這灰色的鐵甲車的外面的鋼鐵的。

他目不轉睛的凝視着。約模過了幾分鐘之久，在這側街的轉角出現一個時裝少年，很漂亮，急急地跑到鐵甲車歇着的地方去，他和鐵甲車裏面的人開始說話，他的手指正對着巧生伏着的地方，顯然地是一個密告者——漢奸。

固然鐵甲車開近他的地方來了。一個東洋兵的頭和臂膀現出車外，向巧生這邊望着。巧生不慌不忙地舉起他的來福鎗，瞄準着，開了一鎗，那個東洋人便頭沉重的掛在車壁上。年輕人匆匆的向側街逃去，他又開了一鎗，那年輕人轉了轉身，然後一聲慘叫倒身下去。

呼的一聲，突然有一粒子彈向巧生飛來。鐵甲車裏面的敵人出動了，循着他的方向走

來，這彈子是他們射出來的，於是他咒詛了一聲，落下他的來福鎗，來福鎗對屋頂作出噼噼噼噼的響聲，他心裏恐慌着，這聲音連死人都會驚醒。可是他並不拾起他的來福鎗，爲的是他不能拿牠了，他的右臂是受了傷了。

『他媽的，』

他喃喃說道：

『我已中了彈了。』

他忍着痛，一面在計劃着，他要安然脫險，要戰勝敵人，必須殺掉那正來追擊他的敵人，然而他不能用來福鎗，只有一根手槍可以做這事情。終於被他想出一個計策來了。他拿下頭上的帽子，把它套在來福鎗上，而且把來福鎗慢慢的推上去，直到那帽子會給來追擊他的敵人看見爲止。他却悄悄的爬到另一塊地方候着。不多一刻，一個回報來了，彈子穿過帽子中央，那來福鎗便向前斜到，帽子落到地上去了。隔了一會，那來福鎗也慢慢地掉到地上去了。

他對着他們急急地爬過去。他的計劃成功了！他的敵人都以爲他是被他們所擊死了，快活着！在約模離他躲着的地方幾十步遠的場所停着，他便舉行他的手鎗，在這朦朧的微光中，很命地碎碎幾鎗，一個個便橫直的倒在地上。

他瞄得很準，他勝利了，他微微地一笑！在這狠命的幾發中，他那受傷了的手，彷彿

有千萬個惡魔在惡弄着。他開一次鎗，總是緊閉着他的嘴唇，經過他的鼻孔，他透出一口長氣。他那隻捏鎗的手臂，因鎗彈的反動而顫慄着。

他慢慢地由興奮而平靜下來，他那中彈了的手，更覺創痛！他很迅速地從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割開他的衣袖。有一個小洞那裏是彈子進去的，另外一面却沒有洞，彈子定是嵌在骨頭裏，牠一定把骨頭挫傷了。他咬緊牙齒，忍住這痛楚，拿出他的裹傷品，用小刀割開了一小包，他弄破了碘酒瓶的頸，讓這非常的藥水滴進去。一個劇烈的痛楚掃過全身，他再把棉花塞進傷處，用綑帶紮住，用他的牙齒把兩端緊結。

好痛呵！他平倒在屋頂上，用手摸傷處，他說不出怎麼痛，——只是麻木的感覺，好像斷去了手臂。他靜靜地躺着，而且合上了他的眼睛，他盡力克制着他的痛楚。

痛楚稍輕，他便坐將起來，怡然從口袋裏掏出捲烟，挾在嘴唇裏，擦的點上了火，帶着無窮的滋味和喜悅的情緒，抽着烟吸了一口，便由喉管通過鼻腔冒出蓬蓬白烟，這是一個多麼舒適的時候啦！他歇着下面躺着的被他擊死了敵兵。

『該死的奴才，死而不悔嗎？你現在可真的認識我們的偉大呵！』
按着他便安慰着死者的靈魂的創傷：

『親愛的姊妹呵！一切無辜殞命的人們呵！你們安息着吧，你們的靈魂可永遠的留在你們的家鄉！你們的受恥忍辱，如今有鬼子們的血和頭顱，作為唯一的抵償。親愛的人

抗戰集之二小說

一二

呵！安息着吧！

夜已深了，大地上的一切全都睡着了。他一口氣吸完了他的捲煙，他爬過屋頂回到原處，很小心地拾起了他的來福鎗和帽子，喘息着，便慢慢走到鐵甲車停着的地方去。

他上了敵人的車，駕駛着，他中了鎗彈的手臂，又起了一陣劇痛，掃過他的全身！他咬緊牙齒，合上嘴唇，克制着他的痛楚，那車在微光映照的街上蠕動着，他是得全勝利品回到他的隊部去了。他唱着：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瘋狂的人

自從敵吳踏徧了中國沿海的諸省，他的搶劫、屠殺、姦淫，彷彿除夕夜的炮聲轟然傳遍整個的中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無不痛恨咒詛：

在××鎮上的一角，一對風燭殘年的老夫妻，開着一家茶店。自從這不幸的消息鑽進了那老閻的耳朵裏，他便爲着這個而瘋狂了。

他的探聽消息的耳朵似乎比一般長些，他坐着，自然而然會有許多新消息從別人口裏得來。因爲近來時局的關係，他那兒僻靜的地方而今却成爲交通上的要道，因交通不便的緣故，旅客夥友到此至少須逗留幾小時，在這兒候船棲息一二天的亦是很多。

但是，他所得來的消息是不可靠的。可憐他不會看報紙，所以他所得來的消息不但不可靠簡直是看不見抓不牢的空氣，彷彿空中的烏雲，有時在他眼界所及，只見它從天的一角密密上湧，快將吞沒了光明的美麗的太陽，暴風雨將要噬沒了他小小的市鎮似的可怖哭泣狂亂。

我們不要責他是無意識的卑怯的瘋狂，什麼事本來是這樣的，某一事你認爲有價值的，或沒有用的不足道的；而他却認爲無價值的，或是有用的大不了的。決斷地說，這完全係各人觀點不同的緣故所致的。親愛的讀者，不要誤會吧，作者不是強迫着你們去同

情他的狂亂！

~~~~~  
一個殘冬的早上，黑暗籠罩着大地，樹幹、房子、船隻、坟墓，只隱隱地現着黑色的輪廓，徹骨的寒風怒號，江河上的水：由動的狀態而至靜止，由靜止而變爲結晶的冰塊，宇宙間的水氣被逼成霜而下降，樹枝上，草地上，屋脊上，以及宇宙間所謂造物者所造成的一切物質的肢體上，都包着一層厚厚的冰和霜，受月光的映照，晶晶然可說是月夜奇景，所謂「玉樹瓊樓」正合此景。

殘冬的寒氣，透入隔壁，侵襲着牀上硬棉胎下的老夫妻，他們那裏經得起，僵蟬似的伏着，無抵抗的不怨恨的忍耐着，以爲這是天之報施，前世作惡的補償！

那老闆是好久沒有好好地安睡了，近來的他可說是憂國若狂，自從那不幸的消息進了他的耳朵，那種亡國自由後的喪失靈魂的毀滅的可怖的沮喪的情緒盤踞了他的脆弱的心靈，逼着他的內心茁出一種英雄的厭世氣概。他絕食，他是等待着死之神來帶着他同去，他目前以爲死是最幸福的一樁事，他唯一的期求與企圖，向着死的路上走去，追求他理想的光明。

他僵臥着。殘月的餘光一綫綫還擺在他眼前，他在冷的硬的棉胎之下僵臥着，硬棉胎真是沒用的東西，不能禦外來的寒風，又不能消散他的憂國的心火，他在它的下面，任

着寒氣打擊着他僵硬無抵抗的軀殼，任着那炎炎的心火燬滅了心靈的餘燼，他不能動，在乾癟的眼裏榨出幾點酸辛之淚！

必然的，從他這酸辛的眼淚的外溢裏，顯然對自己生命起了懷疑，本來無智的人們是抓不牢值得沮喪和咒詛的事實的，他們的生命任這樣的鞭撻，他們一定是能忍受，而經無意識的自慰後，終於化爲烏有，天天怡然自得的生活着，一般都是如此的：一切的不幸和福祿都歸於天命，他當不會出於例外的，況且他是年老了，更不易引起他人生火。像他多壽、貧窮、無子，他是毫不嗟傷頹唐的，他道自己命該如以。諺語說的巧：「前世作惡今世苦」。別人的多妻、求子，生活的奮鬥，在他看來都是可恥的卑鄙的行爲。不過那些鬼子們奪取他的自由，殘害他的生命，他是不服，可是他已沒有生命力去和環境掙扎，他是下意識的怪着天公偏護某一部分的人。

月光漸漸由皎潔而趨於暗淡，因晨曦強度的注入，它便款款地退出，直到不留半點殘影爲止。他由胡思亂想而至不可排解的沉思之中，他爲紊亂的思潮所網縛糾纏着，他睜大着眼睛向外看，懦弱的說：

『閻王爺爺，你來帶我同去，我的一切不幸便可了結。你是我唯一的救護者，你來啊！』

天已大明，光明普照大地，小鎮的一切都從黑暗中逃了出來。那茶店老闆婆因為她的丈夫憂國、絕食、瘋狂，她只得獨個子負起生活的鞭子，爲着她的垂死的癡狂的丈夫的生命，爲着自己快將亡滅了的生命，從冷冰冰的被窩裏鑽出來，動着乾癟了嘴巴，柴棒似的僵硬了的手，梳着稀疏的蒼白的亂蓬鬆的頭髮，打落了牌門，生着了火。她爲了生命便這麼着，很規則的做着。

『有茶沒有？』

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手提着兩個包裹。同隨者有四五個人，一個是婦人，他的妻子模樣，右手拿着一個小包裏，左手抱着十多個月的孩子，其餘的是他們的子女人的衣服不整潔，臉色憔悴，還積着穢污，彷彿給人們一個暗示，知道他們在路上已受盡艱辛。

『航船來了嗎？』

『是的。』

『客官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們是戰地裏逃出來的。』

『媽媽吃餅啦！肚子餓了。』

『媽媽我要吃那個！』

房子裏起了一陣騷動，老闆婆與客官的談話聲，孩子們的乞食聲，還有那柴灶被燃燒

後灼灼的爆裂聲。早上的寒氣確有殺人的氣概，人都緊縮着自己的四肢和頭部。最狼狽的是那些孩子，他們曲着背，身上穿得很多很厚的棉衣，兩手伸曲失了自由，像老蝦大掛那麼彎曲着，站在爐灶旁烤火。

一陣徹骨的惡冷的寒風，穿過躺在牀上沉思着的老閻的那沒有生命力的周身，通行於貧乏了血的脈管，他戰慄起來，那被凍僵了的周身連牽動力量也沒有。他是瘋狂了的，對自己生氣，對老天生氣，又對不幸的時局生氣！於是逃難、病死、鎗殺一幕幕可怕的幻影在眼前晃着游動着，恐怖抓住了他的心靈，他對之唯一的便是流淚。

總之，在他年老的心靈裏現在差不多被這個麻木了十分之八九，每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黑夜看星辰的隱落，他早已放棄了他的行業，他日間靜坐着，像坐得像泥塑就的佛像似的沒有任何表情，偶而扭動他的乾癟的嘴唇，便是咒詛自己的生命。

「老不死的孤老兒！」

「我是從戰地裏逃出來的」這句話，他是聽得清清楚楚的，不消說，他聽了這話彷彿正在炎炎的心火上加上了強烈性的揮發油，他的心是由燃燒而爆炸了，他的眼淚是源源不絕的淌出來，那三角形的皺成了兩片搭下來的眼皮，沾着淚水，它是急急地湧出來，被阻於鼻子邊的厚皺紋裏，也有它的蹤路，見它在那裏浮游着，彷彿大地的川流。

『你逃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保不牢你的所在地呢！』

老闆突然從牀上跳起來，這是引老闆婆希奇的懷疑的。怎麼病倒在牀上的人，連牽動身子的生命力都沒有的人，居然能從被窩裏毫不費力的跳起來，這是誰都不相信的，就是他自已也是莫知莫覺，原來瘋狂的魔鬼在捉弄他了，這是他生命上最後的興奮的剎那間。

顯然地，這時他是由情緒的幻變影響了他的神經末梢，以致呈出強性的癲狂。藉以可證實他病已到無法挽救的絕端危境，癲狂是他生命延續到最後一瞬間的病態，彷彿他在恍惚中憬悟過來，看出了一個伏在最內層的因果律，美哉中華的土地相繼的淪喪，當歸罪於我們自己，為什麼不去抵抗，不去保衛自家的家鄉！各人先後退却，潛逃，僥倖得倖安的自私主義。就此立論：中國不亡似無天理。現在的遭遇，別怪政府，譴責着自己吧。

這是他幾個月來的新認識，此後他不再怪天，怪自己，只怪那有力的健全的青年。他覺得現存的不幸，全是他們所給予的，他有勇氣，他不肯放鬆那剛才進來的客官，綠色的惡魔似的眼光，不轉移的惡狠狠的盯住他。

「壞傢伙，你為什麼不去打敵人！誰該去打？你要偷安，今天老子要你死。」說着，將碗對準着他擲過去。

太陽光從窗口注入，寒氣逐漸消散。老闆由癲狂入於死境，年老的病人是經不起這般

高度的興奮，慢慢地喘息着，呼出他最後的一口氣，身側在地上，死之神帶着他到他所  
謂裏想的幸福的桃源中去了。

## 還鄉

『徐先生，你今天走嗎？』

『是的。』

他回答着，開了門讓他進去，他是服侍他的茶房，是他最喜愛的一個茶房。他是鎮江人，年紀不過二十歲光景，很聰明，做事伶俐，小時曾受過國民教育，能寫一手很好的字，有時他能幫助他寫些文稿。他因為愛他，在飯後常常和他談些國事，有時還和他談些國際現勢，所以他雖是一個茶房，時事的認識，比一般人要清楚得多。他這次還鄉，所以他心裏非常悲憤，感覺十二分的不幸！只有他是明白他為什麼要走，是很同情他，景仰他的！

『茶房，我的行李放在這裏，你要替我好好的保管着！』

他聽了這話，呆了半晌，他凝神看着他，見他身上穿的不是平常所穿的挺硬的西裝，却是一種鄉瓜兒所着的藍布長袍，足上着的也不是那藥囊的亮晶晶的革履，而是一雙土做的布鞋子，他覺得希奇，可是因地位尊卑的不同，不敢動問，他只是很當心的替他整理箱籠和包裹。

『徐先生，為什麼走得這麼早？寧波輪船要到下午天才開呢。』

『你怎會曉得，你看，我爲什麼要扮這個樣兒，都是爲的要避免別人的注意呵！』  
他知道了，便慢慢地把箱子鋪蓋背去收藏。

『車子來了沒有？』

『車子已在門外了，你走了嗎？唉！——』

他在很冷的早上走了，因爲昨夜大雪，早上天氣是特別冷，晨風拂面，痛似刺骨，兩耳凍得失了知覺，鼻子痛着流涕，他坐着車子出了小弄，經過馬路，見路上行人還很稀少，有的是江北老推着糞車和垃圾車，「隆隆」的車聲可以清晰聽到；那些頭上纏着藍青手巾的，身穿蓋膝的古式上衣的江北娘子，正在敲門喊倒馬桶；馬路兩旁的店舖子都還牢牢地打着烱，只有弄口的幾家老虎灶，已生紅了煤在替人們端茶水了；工部局的巡捕，這時尚未出動，路上死靜，他在這時坐着車偷偷地上輪船碼頭去。

他上了船，租了房艙的一張舖子，向茶房要了一個臉水，喝了些咖啡和牛奶，心裏纔慢慢平靜下來，這時一輪紅日正從東方初升，他在船欄上走着，見黃浦灘上的那些巍巍大廈，映着日光，分外燦爛！馬路上也熱鬧多了，行人來去接踵，車馬絡繹不斷。他突然想起自己被逼回家，不勝太息和留戀，他在萬般悲憤抑鬱的情緒中順口唱道：

『別了，美麗的上海！』

你的嬌容今已殘缺不全；

抗戰集之二小說

我因爲愛你，設法救你。  
而今我却被逼着離開。

別了，繁華的上海！

因爲你是屬於我的，

我豈肯甘休敵人，

我今天，別了愛人，忍痛的地走開！』

他在萬道金光輻射的黃浦江上，在各國炮艦雲集的浦江上的一隻汽輪上，他那被逼還鄉的前因後果浮上心來，打動他落於沉思之中。事業的黑雲鞭撻着他隱痛的靈魂，在這空虛平靜的氛圍裏，不由得引起他的喪失了靈魂的回顧：——

他是滬江大學的學生，天性好學，中途因家境開闢輟學多年，在鄉間當一個小學教師糊口。眼見祖國正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之下呼吸，掙扎奮鬥，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正是中華民族欲圖久存之當爾急務。他明白要掙脫這個被壓迫的桎梏，必需有大夥的有學識的青年來領導，來犧牲，因之他棄了教書匠的行業，再度入學校求更有用的奮鬥工具。

他而且是一個天賦強盛的好學青年，刻苦攻書，成了滬江大學的高材生，錄取了免費

生，榮享學校優厚的惠賜，一般教授與同學，無不器重他，希望他早日成名。

他離畢業期尚差一年，不幸的八、一三滬戰事發生，於是他上半天在校唸書，下半年由學校當局介紹到××慈善機關去服務。

上海變成孤島後，日本施行毒辣政策，統制上海的新聞事業。在上海大陸商場設了一個新聞檢查所，檢查中日戰事消息。那時上海各大報館，有的遷到內地出版，有的暫行停刊，雖然還有幾家報館依舊照常出刊，可是裏面的消息都是與中國不利，或是不準確，他覺得這新聞的統制，於我們全面抗戰的心理早非常不利，容易渙散民心，因此獨自秘密倡辦壁報，張貼在通衢要道，藉以挽救民心，增強抗戰意志！

他每天從學校裏出來，向各大報館採訪真實消息。他的宿舍作爲他秘密的編輯室，他天天在裏面仔細地把新聞作有系統的編輯。他的壁報除報告真實的消息外，還刊載一種如火一般激烈動人的文字，激發民衆抗戰意志，使全民精神動員。他覺得這工作比起任何工作有意義有價值得多，他常常這樣想：——

上海人心一天不死，便是他報紙的宣傳作用所致；人們抗戰心理一天堅決一天，便是他偉大的成功——所以他天天這麼着，毫不感到煩惱和苦痛！

他想起他的偉大，誠然，他的愛人亦不無大功。她是一個樸素的學生，是非常講究精神生活的，她常和她父親談商業上的道德，有時竟會和她父親鬥氣。她與他相識多年，

是很信仰他的，她的一切差不多爲他同化。這壁報的誕生與生命的延續，使他非常的感激。對於這個，經濟方面固然完全得她的幫助，並且她還天天到他宿舍裏替他繕寫，或代他寫文稿，真是夫唱婦隨！

『你能成功，上海必有一天得救；你的偉大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我的愛，你好好的幹着吧！』她還常常這樣安慰和勉勵。

星期六，便是他功績呈現的那一天，他允了他愛人的預約，坐着她的汽車到大上海大戲院去看影戲，那片子是新到的，聽說是超凡藝術的愛情片子，他趁這天空閒的工夫，陪胡小姊去欣賞藝術，博得她的歡心；一方面他自己也可趁此機會來調劑自己的精神。汽車駛過南京路的角子上，見那裏聚着許多人，原來在讀他所編的壁報，他被好奇心所動，便下車去調查他們的興趣，見那壁報角上寫着一封給他的短短的信。上寫着：——

編輯先生：我爲你火一般的言辭所感動，我現在才明白我自己應當爲國去犧牲，我走了，要想來告訴你，但不知你的住處，我便寫在這裏，想你一定能看到的。親愛的先生，我受你感化而走了！

不消說，他是很得意的，覺得自己的工作並不枉然，便把它撕了下來，去告訴她這麼一回事。他臉上泛着一層成功的微笑，他拿着它快跑着上汽車去。

不幸，在他身旁站着一個像政客模樣的人，向他凝視了良久，他毫不介意的走開，誰

知他的不幸是由此展開了。

『你看，有這麼一回事！』

她看了，引起了她無上的歡悅！讀罷，媚然一笑，重讀了一遍，又是一笑。

『魔力何其大哉！你的文字。』

說罷，她笑顏燦然仰倒在他身上，他也情不自禁的把她緊緊地擁抱着。他爲幸福的青春的愛之火餓所驅使，在她紅潤的芬芳的臉上甜蜜的吻着。這時車內一對年少情侶，是多麼的神聖和幸福呵！

太陽款款的向正中移動，他這種成功的幸福的回憶，而今却成他的毀滅了的靈魂的痕跡，是引着他取於更深層的苦海裏。關於事業的演進和絕望，一幕幕源源上湧，逼着他，如用利刀似的作最後傷害他的心靈。

在他離校前一天，他上學去，到了校裏，他照例先到布告處讀了許多新的佈告，然後他到自己信箱裏去找信。這幾天他向這裏特別多跑，去看那警局裏有沒有把稿費匯來，這次又不見，警局寄來的掛號信，却發現一封特殊信，他拆開一看，纔知他自己禍患臨頭，不能再留孤島，這是逼他離校的主因，這是一封恫嚇的信。大意是：——

徐先生，你好大胆，你已做了我們大日本勢不兩立的人了。你的文字能吸引一般人，

你硬着要揭露真情，我們唯一的辦法，只有償你這麼大的鎗彈，你小心！

當然，他是恐怖得不知所措！他拿着信裏的一粒子彈，雙手發抖，全身微顫，可是他並不因此灰心怨恨！他想起他的座右銘，唸出來勉勵着自己。

——別妄想，別作杞天之憂！忍着千辛萬苦，唯實而行，雖惡勝善敗，不要胆怯，亦不要灰心，當繼續奮鬥死而後已。

他信口而出，壯氣百倍，他爲了怎樣應付，便跑到校長室去，把自己辦壁報的這回事和這封恫嚇的信告訴校長，和他商量辦法。

『你願意回去嗎？』

『不，我一學期的課程尚未修滿，這事況且也是我該做的，今天特來向先生商量，可有什麼避免的方法，使我仍可繼續工作。』

他的驚惶錯亂的情緒支配着他，這一天，沒有上講堂，便回宿舍作詳細思攷。

在電車上他捫心沉思，突然有一個日本拆老也跳上車來，迎面坐着，面貌似曾相識，經幾分鐘轉轉思索，終於被他記起來：他是在國際救濟協會門口見過的。這時，他更覺恐慌，他頭上便是一陣燒熱，心上起了劇烈的跳動，他自己想——在今天定要遭什麼難了？

『你是那天國際救濟協會門口見過的嗎？』

他想不回答，又恐怕他更疑惑他是反日分子，只得自然的回答說：

『是……是的。』

『你是滬江大學的學生，我是早已明白了。』

一個日本拆老說：

『最可惡的是你們一般大學生，不好好唸書，慣喜歡做一種反日的工作，使中日不能親善。』

他知道自己爲敵人所注意，他與他的言語之間使他明白證實了，他是來伺探他的，他眼前的勝利和毀滅光明與黑暗全操在他的手裏，他恨不得作一場肉搏的惡鬥，可是他身不帶武器，口頭抗議無疑的要遭無名的犧牲，他默然，任他怎麼說，免得吃什麼眼前虧，他下了車。那日本人也跟着下車，這一次他所受的驚嚇真是他空前的第一次，是最危不過的。

『爲陰，今天這麼早就回來了？』胡小姊問他，她正在他的房間替他抄壁報。

他不作聲，「唉——」的長吁了一聲。她放下了筆，跑到他的身旁，見他神色失常，她接着又問：

『你校裏出了什麼亂子了嗎？』

他仍是不回答，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和一粒子彈，遞給她，她見了，也大吃一驚！

只是拿着那張信牋，戰慄！她睜大了眼睛，注視着它，嚇得哭不出聲來，她愁着他將如何的不幸。抱住了問他：

『你預備走嗎？』

『校長叫我走，可是我豈肯被敵人威脅着離開上海，離開了你呢！我不走，死也甘心！』

他還告訴她路上的遭遇，她抱着他，緊緊地抱着他，聽了他激昂憤慨的話，怕他作壯烈犧牲。她爲自己前途憂，在不久的將來將如何的不幸呵！

她哭了，哭得更厲害些。

『你難道爲了這麼小事去犧牲，未免太不值得，不是太輕看了你自己嗎？你且回去，偉大的將來正須自己應時掙扎，光明已在你眼前，親愛的回去吧！』

茶房也從外面跑進來，不知他倆爲什麼這般傷心，要說話幾句安慰的話，但不知底細，見他們這般光景，一味懊惱！等胡小姊說出口來，恍然大悟，也下幾滴同情之淚！

『好，我走，明天就走，你別爲我傷心，要自己珍重，我此後便不能天天見你，我們的工作，只好停頓，暫待他日。』

他說着立起來，這時好像夢中驚醒過來，從模糊中清楚過來，揩乾了她的眼淚，又揩乾自己的眼淚，彷彿在剎那間被她的話所感動了。

美麗的太陽，依然這般光明，可是他已不是往日幸福的人了；他是失意者，他的生命已起了不可補救的裂痕，種種往事的回憶，彷彿一枚枚無情的箭射擊着他的靈魂，使它隱痛、創傷，而趨於毀滅！

## 難婦（一）

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坐在一間小小的寢室裏。他是張炎君的同鄉，是剛才從外面進來的，因為天下毛毛細雨，身上穿着一件雨衣，臉上被晚風刮得紅紅的，進了房來，脫下他的雨衣，兩手合着用口氣呵着這兩只凍僵了手，很不自然的坐在張君牀上。

『炎兄什麼時候可以回來？』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盒大前門香烟，很恭敬的輸出一支來遞給我。

我坐在自己的寫字桌旁，開亮着桌燈，正在寫我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我明天該繳卷的，只得熬着寒氣，捏着冰一樣冷的自來水筆，不停的在紙上綴綴作響。

窗外雨聲瀟瀟，索索的寒風從我桌旁的窗縫鑽進來，冷森森的再從我的領口裏伸到裏面去。這風冷到什麼程度，我也說不出來，彷彿惡魔的冷手插入我的領口裏，我抬起頭來，把那根烟塞在口唇上，我這時放下筆桿，仔仔細細地把他上下打量一下：他穿的都是一些外國的上等毛織物，不像一個普羅，臉上不着絲毫淒楚和頹唐的表情，是引人可親的。我站起來，熄了桌燈，開亮了一盞室中憑空懸着的五十支光的外罩方形白漆燈泡的電燈，招待他，與他寒暄了幾句，親愛的讀者們，我並不是討厭那般普羅，只因爲我見了他們不知怎的便會不自覺的難過起來的！

我們的寢室雖不算大，裏面鋪着三只牀，安置着三張寫字桌和書架，還不覺十分狹窄，房間之大，當然可以想像得到。左邊有兩扇大窗子，風便從這裏進來，在這麼一間布爾喬亞式的寢室裏，坐着我們倆似乎覺清寒！我按了電鈴，叫茶房拿電爐來。

張炎君跟着茶房進來，他是我同室的朋友，是上海特區法院的驗屍官。他進來口裏「斯——」的吸着寒氣。他這一種着了寒的表情，我下意識的會感到自家身上有倍冷的寒氣襲人！他立着，兩手拍着身上的兩點和雪花。

『斯——好冷，天在下雪了。』他說：

『威弟，你來幹什麼？我法院有事，遲來了對不起！』

趙威君站了起來，向他一躬，拔出口裏的煙，笑着、立着，小心翼翼的立着！他一種想坐而不敢坐的情緒，彷彿怕我們怪他「小子無禮！」他看我們好像是大不了的人，他一舉一動很留心，都要看一看，在注視什麼似的。待張君叫他坐下，他才款款下榻，陳述他的來意：

『明天請你倆同來一叙，爲快！』

『什麼事？』

『我妻子從鄉間逃來，託上帝之福，昨天已到了上海，她在九死中逢生，我想請幾位好友一聚。』

『路上有什麼危險嗎？』

我問着，便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收拾桌上的文稿，我本想待張君回來後便去繼續完成我的工作，聽到「從鄉間逃來」我便注意到這方面。我想起自己也是遠離故鄉寄身孤島的漂泊者，對別人家鄉出了什麼亂子，與自己的家鄉一般吃驚，一般同情！我再也沒有心思寫我的文章，我知道他的家鄉已淪陷，但未知淪陷區是怎麼一種狀態，這是我所亟於知道的，所以我便留心他的談話。

『我父親死一天晚上，她才逃出來的。那天恰巧是月明之夜，她些微帶了點衣物，幾百錢的鈔票，還有些債卷和契據，滿滿一箱子，她獨自帶着小皮箱不要不緊地月夜潛逃。她是一個裹足舊女子，走路很費力，它的速率比龜爬還要慢些，沒奈何，她爲了生命不停留的奔逃。』

張炎君所得他老伯死了，便捨去正在讀着的晚報，形容突變。趙老伯是他素來所崇拜的，他是一個典型的守財奴，看錢比生命還重，拿他一文錢好像割去他的肉，要去寫他的捐，他寧可捐自己的老性命。張君佩服他是個把家能手，他的死好像是他戚兄家破人之的預兆，他帶着一種沉重音調問他，使他轉變談鋒。

『他病死的嗎？』

『那裏，他是個很鮮健的老人，他談起天來聲音比我們還高些，精神非常飽滿，他是

一個多壽的老人。他的死真傷心！」

趙君說起他爸爸的死，真所謂：「骨肉情深。能不司馬清衫呵」因爲有我在的緣故，勉強的抑制他的淒惻的情緒，但留心聽他的聲音，仍可明白他隱伏在心中的一種創痛。

『江陰淪陷後幾天的一個晚上，他被就地流氓活葬在坑裏死去了。』

這坑在我家門口，是他們唯一處決在他們理想中所謂吝惜財物的一種守財奴的。在這無政府狀態之下，他們這種刑罰是算合法的，因爲行使這種慘無人道的刑罰的，便是我們的公敵，日本人的馬牛！漢奸！。這時候他們的一切行爲，竟可爲所欲爲無所忌憚的。這坑有二三尺深，有以葬一二個人。什麼時候掘這坑？誰也不會知道，那時一般平民，都像一樣什麼物事放在家裏不動，在外面僕僕然不停歇的，便是他們這一流人，也在做這些事，幾時完成這坑？只有天曉得的。』

『來勢怎樣呢？』張炎君很焦急似的問：

『某一個晚上，爸爸吃過晚飯獨自坐在賬房裏，因環境突變，引起老頭無上恐怖，他抽着烟，看看室內富麗的陳設，搖着灰白色的鬚鬚，想起自家將遭怎麼的不幸，對着自己生氣：——』

已這麼年老，爲什麼早不死偏偏硬要等日本人來，做他們刀下之鬼！他們是最殘忍不過的：用刀挖去眼球、砍去手或足，讓你活活痛死，假使他們進我家來，搶去你的財物

，弄得你不死不活，你怎麼忍得住，死又死不去，真是活受凌辱作孽！

他正在對自己生氣的時候，闖進七八個漢子來，口操本地音，臉上塗得怕怕的，有的墨黑一臉，有的紅一塊紫一塊，有的臉上畫着怪可怕圖形，這些一定是本地流氓，往日，他們是這樣的：今天弄得幾文錢，今天吃了再說，不肯好好做活、坐茶店、做小倖、打架，便是他們的能事；近年終的時候，他們都躲在僻靜的孤廟冷巷裏，幹什麼呢？避債，聚賭。

他們跑到他面前，抓住他，厲聲厭色的彷彿要在今天發洩他們已往的積根似的。

「有錢嗎？拿出大家用，日本人來了，你知道不？」

我家房子是很寬敞的，家裏微微的有幾個錢，本來我家有許多女僕男工，自江陰淪陷後，各人爲了自己的生命，爲了他們的爸爸、媽媽、嬌兒、賢妻、丈夫，一個個先後離職回家。我的妻這時在廚房裏，離他的地方要隔好幾幢房子，她沒有聽到什麼，還在曠作家常瑣屑。這屋子裏，現在除那些流氓外，只有翁媳兩個人。

他坐着，四面圍着那般要錢不要命的流氓，等着他授錢。他躊躇着：他認爲錢是至尊的東西，把它的作用看做是它的物神性，一幕幕在他眼前晃着他越付越可貴，越不可捨！但是他他不授錢給他們，無疑地，會用刀戮，他的生命的滅亡，一切奢望的了結，便在眼前，覺得死是最可怕的，所謂「一生老愁死！」因此他彷彿是願意送錢給他們，求生命

的保全，可是餓死的一幕慘劇，又浮上心來，這時他怪傷心，望着窗外，拿出小小手帕揩着他潤濕了的乾癟的眼皮。

『你們比日本人還兇，』他說：

『我是沒有錢。』

一個臉塗烏煤的，身穿黑布棉衣緊緊束着腰帶的，手裏拿着一把銳利的尖刀，身軀魁偉一個屠夫模樣的人，他拖着他對同黨說：

『去，我們拿去活埋。』

爸爸便在這時遭難了。我夫妻的逃亡生活，便在他死後一天的晚上開始了。

夜已深了，窗外雨聲依然瀟瀟，寒氣徹骨不可支，電光明暗了一回，它告訴我們已到安息的時候了，我見趙君的眼窩，受燈光的映照，瑩瑩然如水晶宮，這是必然的，就是風牛馬不相及的我，聽了他的故事式的講述，也會不寒而慄！我留他在我宿舍裏過夜，唉聲浩嘆：

那小黃八蛋、漢奸，能不痛恨嗎？

## 難婦(二)

『密斯脫徐，趙家已來過兩次電話了，我們走吧。』

我跨進了寢室，見桌上的鐘它告訴我現在是五點半鐘，他已端正了衣服，站在我的牀前，彷彿在催促我整裝動身了，我付之一笑，這一笑含蓄着多種意味，唯一的我覺得是抱歉了！

我洗了臉，對着鏡梳刷我光光的頭髮，我拿出挺滑的領帶打結的時候，他也跑到我的鏡旁，這麼一看，那麼一瞧，顯然地，他已十分心急了！我不由得譴責着自己：爲什麼這麼早出校來，要弄得這樣侷促，而他終於不耐煩的問我：

『星期六，也這麼忙麼？』

『密斯胡早早預約了的，今天我陪她到大光明去看影戲，所以這麼遲了。』

『你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啊！……』

便是一陣歡笑，我花了四五十分鐘頭，總算梳粧完了，便同着他到趙家去。這是無意識的，不過已成一般青年的通病，到什麼地方去會客或參加什麼宴會，總要花些工夫在這上面的。

汽車真是快得了不得，不上二十分鐘頭，便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趙家住在靜安寺路靜安別墅，那裏可說是上海的上等住宅，裏面完全是一種布爾喬亞的環境，外國人住在裏面的很多，我教裏的一位女教授美國人也住在這裏面，離趙家相隔兩條小弄。

房子不十分新，都是三層樓房，裏面的衛生是特別的講究，可說超越一切住宅的。衙堂非常寬敞，有一個清道夫整天在這打掃着的，衙口沒有什麼小攤，裏面更沒有什麼叫賣的人，有兩個巡捕小心的看守着的，弄裏除了停歇着的一列長長的游龍似的汽車，別的是找不出什麼東西。

趙君住在二〇六號，張君比我熟一點，他先跨進去，房子的建築真是富麗，牆門是很大的鐵柵門，汽車可以直入無阻，左邊有一個小小的花牀，裏面栽着一年四季的花草，任憑是什麼冰天雪地，在這裏面仍可看見芬芳豔麗的花卉，右邊是歇汽車的車房，踏上三四級台階便是他家的客堂。

『張先生來了嗎？請坐。』

她還來會看見我，站在裏面門旁招呼張君。她穿着絲織的外衣，這是我所從未見過的一種奇特的古裝：身圍非常寬大，長可蓋膝，有一寸來闊的黑色緞滾條，最可笑的是衣袖，約有一尺多寬，裏面藏兩個小娃娃，或許還是寬寬的，有和尚道衣的那麼大。我想她一定是趙嫂子了，上前去招呼，她害羞了，臉一紅，跑到裏面去了。

她雖然進內去了，我因為慣喜歡看奇景的緣故，我還是向門裏呆呆的凝視着，我把她全身用一種致古家的興趣，一種羅曼的克的態度，細細觀察和想像：——

她頭上已剪去長髮，是適應現時代的時髦娘子，看她足是纏得小小的，還具有典型滿清人的風味，引人可笑的便是衣服，它是明清間流行的禮服，她站在近代文明最前綫的上海灘上，可算爲是怪人了，假使她別一個場所，我一定會笑得肚痛！她與她現在居住宅作一個比擬，相差真會有好幾個世紀！

趙君站起身來，他彷彿明白了我的心理似的，立刻代他的因害羞而溜走的妻子申述：『這是她逃難時的怪裝，因為那些鬼子們，見了婦女便要發現他們的獸性的，強姦，輪流的姦淫，把女子弄得死去活來，我們那裏已發現了好幾個，慘極！』

這衣服是我母親的，她是用它來扮老太婆的，幸虧她是這樣子，饒倖流亡到他鄉。

一天，適逢天雨，她身上被雨打濕，濕透了內衣和外衣，緊緊的貼着肉，冷得無告，路上泥濘，真是寸步難行，踏一脚身便向後仰，進一步身便向前仆，襖子、褲子、鞋子都沾着泥漿，碰到進又不能退又不能的地方，她便爬行，狼狽不可以言喻，這樣給她走了一二里路，找到一個亭子，她在那裏坐下，熬冷、耐飢、寒風、細雨，是流亡生活中所不能忘的。

她坐着哀泣咒詛的時候，突然來了幾個東洋鬼子，一個吻着她，拍她的背，嘖嘖咕嚕

的要姦淫她，有幾個惡狠狠的槍對着她恐嚇，這她無抵抗的依順。

『我是老了。』

『是的，老蟹，乾癟乏味，走吧。』

幾個身軀高大出衆的朝鮮兵，說着便拉他們夥伴溜走了。他們是巡察隊，可是不像，彷彿是上山捕獸的獵者，彷彿是街頭閒逛的浪子，慢無組織，沒有軍紀，來來去去爲的是花姑娘。

她到上海後，尙未滿兩天，新衣服要明天纔可完工，這樣子怪難堪！

『不，衣服很差不差，有特異的風味吧！』

『你又開玩笑了，密斯脫徐！』

客人一個個先後來了，我坐在張君左側的沙發上，覺得寂寞，掏出香煙抽着，這是無理由的，不過是一種習慣吧了。見旁邊玻璃的茶几上，放着一張電影說明書，我這時很無聊，拿過來看，這是中下階級愛看的中國片子，是諷刺中國社會的，我因爲招呼討厭，如讀報紙副刊似的毫不打緊的披閱着。

『這位是徐先生，在滬江大學讀書。』

『這位是××先生，是我的舅兄。』

『……………』

我只得立了起來，覺得怪討厭！趙君又替我加上一個銜頭，使我更不高興！

桌子上已擺滿了酒筵的碟子盅筷，桌子上空的正中處，有幾只很藝術化的西洋化的電燈，中間一隻比別的大上幾倍，是立柱體的，它周圍有五六只是黃綠色的，其上各罩一個反光罩，光的調和與配合，不是觸目的，也不是神秘邪異的，它的幽雅 淡與房子內的一切適合却當。

終於到了入座的時候，趙君替我們一一排定坐位，我蒙主人的寵愛被尊爲首席，這回使我窘態畢露，我在上立着，等待其他客人一齊入座，這種是我們學生所過不慣的，這樣的拘束是我生以來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我結婚後到岳家去的一場。張君叫他們的媳婦拿玻璃大杯來，說是我愛喝皮酒，專爲我開了兩瓶，我這是真吃不下，承張君的美意，因爲他是曉得我的個性，他移到我的地方坐下陪着。

中國人什麼好像都有格式規矩，吃了白酒一定需要嚕嚕幾句，拍拍馬屁，博主人的歡心，他們一個個都說了，有的是安慰的，有的是恭維的，算來輪到我模樣，這是我自己也不相信的，我素來是個性很強的人，今天居然爲了一杯酒也肯費些心思，終於給我想出一句話來，也不是安慰，更不是恭維，用來敷衍唐塞！

『尊嫂在這次流亡生活中別的更有什麼可歌可泣的事嗎？』

同席的數多客人，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放下酒杯和箸子，默默然等他講述那可歌可泣的

故事了。本來這酒綠燈紅其樂融融的酒筵上，剎那間呈現出緊張狀態，個個索然寡歡，在死靜的氛圍中呼吸着。

『她出門後的第二天，走到一個遼闊的茅蘆塘，沒有點滴的清水，脚下都是一塊塊大小不均齊的石子，在石子縫裏，長着七九尺高的枯黃了的蘆葦，她在蘆葦叢中走着，那昨天一夜奔逃受了傷的小足，踏在上面又痛、又滑，不能着力，換句話說，腳踏在上面是空虛的，浮泛的，不留神便會倒下去，行走時全身須用虛勁，很艱難的，只有跑過這種路的纔能意會得到。』

她走到離茅塘二三里路的一個亭子上，脚是着不來地的痛，她在石凳上坐下，解開了裏足的布，輕輕地按摩着，些微感到鬆爽些，眼見紅腫的足上，有着幾個水泡，她對着它，她想起要到什麼地方方可下船，要費上怎麼長的工夫才到，她便哽咽住了，接着嗚咽起來！

這還不算什麼，她正在準備離開這路亭的時候，突然來了幾個劫賊，每個拿着一把茅刀，捉住她要錢，她便不加思索，絕無吝惜氣概，知道掙扎便是不幸，故不抵抗的將那隻小皮箱給他，他們便鬆鬆爽爽的走開了。』

『以後將怎麼呢？』

她走了一天一夜長路，却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將到黃昏的時候，她不但不能走路、口

渴、肚飢，逼她處於極端的困境，她瞥見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水潭，便不要不緊的蹲下去，用手捧着喝水，這時她什麼都不管，只是「骨骨」的下嚥，說也奇怪，它比參湯都有效，不多時，身上輕鬆如釋千斤重負，目光也清楚得多，她再鼓着勇氣繼續走她的路子。行了一程，當前便是一間茅舍，她因肚飢，在難中只得厚着臉進去乞食，她進了裏面，見這又低又矮又破舊的房子裏，中間擺着一張四脚支撐不住的板桌和幾條板凳，兩旁有三四只竹榻，一個鬢髮雪白的老公公，坐在門旁的一張竹榻上。

「老公公給我一碗米飯吃，救難婦一命！」

「這裏是旅店，沒有飯的，我還有吃剩的幾條蕃薯乾，你拿去充飢吧。」他說着，便站起來拿幾條給她。

「你到什麼地方去？此地息一息是不妨的。」

她拿來忙向嘴裏送，又堅又韌，用勁嚼着，却嘗不出什麼滋味，它從來未曾見過，叫不出是什麼。她這時再也不顧這是什麼，也不管滋味的好歹，只是用勁的嚼，一霎時，便狠吞虎嚥的吃下去，她得了一個肚飽，身上什麼痛楚，在這時全都忘却了。……

這是前幾天的事，是江陰淪亡後的悲劇的一幕，這種類似的悲劇在淪陷區域是不斷的在演出，親愛的讀者，人是由理性的動物，是富有情感的，我們聽了趙君的講述，對那萬惡的鬼子們，能不痛恨咒詛嗎！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

著者 徐 邦 富

發行者 上虞縣抗日自衛會文化委員會

印刷者 上虞光明印刷所

有翻印必究  
著作權



1/12

30

1/12



新四軍

